

# 春去花还在,夏来绿已深

——古诗词中的立夏

刘金祥

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,这一节气标志着春天正式谢幕,夏天悄然登场。古人将立夏分为三候:“一候蝼蛄鸣,二候蚯蚓出,三候王瓜生。”这些细微而蓬勃的生命迹象,宣告着天地之气已从温润转为炽盛。古代诗人们站在立夏这个门槛上,目送春光远去,迎接夏木成荫。

立夏的物候相较于春分、惊蛰等节气,虽然内敛而沉静,却成为诗人笔下最敏锐的诗眼。中唐诗人元稹的《立夏四月节》对立夏的状写尤为系统:“欲知春与夏,仲吕启朱明。蚯蚓谁教出,王菰(王菰即王瓜)自合生。帘蚕呈茧样,林鸟哺雏声。渐觉云峰好,徐徐带雨行。”此诗准确萃取凝练立夏之际的物候特征,具有近乎科学记录的精准性和严谨性。中唐“诗豪”刘禹锡的《初夏曲》则以细腻笔触勾勒和描摹春夏之交的微妙变化:“时节过繁华,阴阴千万家。巢禽命子戏,园果坠枝斜。寂寞孤飞蝶,窥丛觅晚花。”诗中“繁华”已过,“晚花”尚存,蝴蝶仍在花丛中寻觅春日余韵,却不知夏天已然开始,这种“春去夏犹清”的复合时令感触,正是立夏节气具有的独特魅力。南宋大诗人陆游在《立夏》诗中则写道:“赤帜插城扉,东君整驾归。泥新巢燕闹,花尽蜜蜂稀。槐柳阴初密,帘栊暑尚微。日斜汤沐罢,熟练试单衣。”这首诗以“东君整驾归”拟写春神离去,以“赤帜插城扉”暗喻夏神来临,拟人化的处理使季节更替具有了戏剧性的画面感。

立夏最具辨识度的审美特征,当数“绿”。春天的绿是嫩绿、浅绿、黄绿,带着初生的娇怯;而立夏的绿则是浓绿、深绿、碧绿,透着成熟的沉静。唐代诗人韦应物在《立夏日忆京师诸弟》中写道:“改序念芳辰,烦襟倦日永。夏木已成阴,公门昼恒静。长风始飘阁,叠云才吐岭。坐想离居人,还当惜徂景。”诗中“夏木已成阴”五字,极为凝练地道出了立夏最显著的自然变化——树木的枝叶已繁密到足以遮

蔽阳光,这“阴”不仅是视觉上的浓绿,更是触觉上的清凉,是诗人“烦襟倦日永”时的慰藉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是写立夏的圣手,他在《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·其一》中写道:“梅子留酸软齿牙,芭蕉分绿与窗纱。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这首诗中的“芭蕉分绿与窗纱”一句,堪称写立夏之绿的绝唱。“分绿”二字极为精妙传神——芭蕉的绿意似乎有了生命。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《初夏即事》中写道:“石梁茅屋有弯碕,流水溅溅度两陂。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该诗末句“绿阴幽草胜花时”是一个颇为大胆的审美判断——立夏时节的绿阴与幽草,其意境之美超越了春花烂漫之时。这不是对春天的否定,而是审美重心的转移:从绚烂转向沉静,从繁华转向幽深,从视觉的盛宴转向心灵的栖居。这一审美判断,准确捕捉到了立夏在诗词美学中的独特地位。

立夏给人最深刻的感受,被南北朝大诗人谢灵运以“清和”二字精准概括,其在《游赤石进帆海》一诗中写道:

“首夏犹清和,芳草亦未歇。”诗中“清”指风物清爽,“和”谓温度适宜,二字有机结合,恰好道出立夏不冷不热、明净和煦且又蕴含蓬勃生机的特殊气质。谢灵运的这一文化创造,被后世诗人广为接受

并不断阐发。其同族诗人谢朓在《别王丞僧孺》中吟咏:“首夏实清和,余春满郊甸。”“小谢”不仅肯定了“大谢”的真实感受,更将“清和”从个人体验升华为对初夏本质特征的提炼。陆游也在《初夏出游》中直言:“首夏清和真妙语,为君诵此一欣然。”他将“清和”视为谢灵运的传世“妙语”,并在自己的立夏诗词中反复体味这一绝佳意境。

立夏,这个处于春夏之交的节气,在古诗词中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诗学品格。它不是春天繁花似锦的喧闹,也不是盛夏烈日当空的炽烈,而是一种温润而笃定的过渡之美。蝼蛄的低鸣、蚯蚓的出土、王瓜的蔓生,这些微小的物候变化被诗人捕捉为诗眼;槐柳的浓阴、芭蕉的绿意、荷叶的初圆,这些视觉意象构筑起立夏独有的色彩美学;而惜春与迎夏交织的情感张力,更使立夏诗词呈现出丰富的心理层次。古诗词中立夏意象留给人们深刻的诗学启示:在季节的更替中安顿身心,在万物的生长中感知天地,在时间的流转中体悟诗意。



## 雅舍谈艺 家乡的池塘 厚圃

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,儿时池塘嬉戏的美好时光,如今成了心底珍贵的回忆。

老家的路边、村头、沟渠埝边,随处可见洋槐树的身影。它们不像城里街道旁的国槐那般金贵,没人特意为它们浇水施肥,只靠着黑土地的滋养,便长得枝繁叶茂。五月的风一吹,满树的槐花便竞相盛开。成串成串的白色小花,像繁星般缀满枝头,花蕊那一点鹅黄,看着就让人心里敞亮。风再次拂过,槐花轻轻摇摆,满树花浪翻涌,甜香裹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们这群孩子,就泡在这清甜的香气里,追着、跑着,衣角都沾染上了槐花的甜香。

小时候的五月,槐树就是我们的乐园。男孩子们伸手就将一大把槐花塞进嘴里,嚼得满嘴都是清香味——哪怕尝不出什么名堂,也吃得津津有味。女孩子们却细致得多,会轻轻摘下一朵,小心翼翼地剥开花瓣,只留里

面嫩黄的花蕊含在嘴里。那股甜润从舌尖漫到心底,眉眼间全是陶醉。

五月的槐花,更是家里餐桌上的“宝”。我挎着竹篮捋回槐花后,奶奶会和着玉米面蒸成槐花团子,咬一口,满口清香,顶饱又健康。奶奶还常把槐花掺进饺子馅里,包出的饺子格外

## 五月的味道

山楂球

鲜,槐花的香甜在嘴里久久不散。等槐花谢了,我们就把它晒干收起来。到了冬天,抓一把干槐花沏上一壶茶,看着干花在水里慢慢舒展,茶香很快飘满屋子,喝上一口,暖呼呼的。

村东头的那棵老槐树,更是藏着我一辈子的回忆。它已有几百年树

龄,三人合抱粗的树干中间空了,能站下一个人,可枝叶依旧长得格外繁茂。树上有个很大的蜜蜂窝,槐花蜜顺着树缝渗出来,混着清甜的槐花香,香得让人挪不开脚步。这棵老槐树,春天飘洒花香,夏天撑开浓密的绿伞遮阳,秋天落下的叶子能喂猪养羊,冬天的枯枝又成了烧炕的柴。它就像家里的长辈,默默奉献着,把我们童年的欢乐都一一刻进了年轮里。

槐花花期短,也就一周左右。花谢的时候,满地落英缤纷,像给大地铺了层白毯。那些花瓣虽已飘落,香气却还在——落在土里的,化作春泥;飘进河里的,连游过的鱼儿都似沾了甜香。而在我心里,槐花从没真正谢过,它始终飘在故乡的田埂上,飘在我的梦里,岁岁年年,都是五月里最难忘的味道。

## 星期文库

“金石之声话心志”系列之二

## 天道忌盈人贵知足

李昱坤

讲到中国印或印章“方寸之间,气象万千”,这反映了另一种中国艺术的精粹。方寸之间,朱白相宜,章法纵横,文字灵动,淋漓尽致间,便展现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古雅逸趣,这既是中国印的主要特点,也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丰富哲理。

丰子恺曾说过,篆刻艺术是“经营于方寸之内,而赏鉴乎毫发之细,审其疏密,辨其妍媸”。所以“书画同源,而书实深于画,金石又深于书”。

篆刻中有一种元朱文印,以小篆入印,章法以工整、匀称类为主,故风格工稳。赵之谦“天道忌盈人贵知足”印,虽在多处作了离散处理,而上下边栏的紧凑,却使其印文松而不散漫。章法的大疏大密,极好地体现了“疏能跑马,密不透风”。

浙江省博物馆藏有清同治三年(1864)三月十四日沈树镛致魏稼孙的信札,在其末尾,便钤盖着这方赵之谦自用闲章,这是为何呢?

赵之谦(1829~1884)为“海上画派”的先驱人物,也是篆刻名家。青年时就刻苦致力于经学、文字训诂和金石考据之学,既善于向前人和同时代的各派名家学习,又不囿前人,勇于创新,成就斐然。在篆刻上,广为取法前人,融会贯通,以“印外求印”的手段,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“印从书出”的创作模式,一开新境界。沈树镛是晚清碑帖收藏界执牛耳者,少赵之谦三岁。清同治二年(1863)赵之谦居京期间,一度寄居沈宅一年之久。赵之谦乃自视甚高之人,凡朋友求印,并非一概应允,有时还会对印文内容、篆刻风格甚至钤印方式、位置等提出自己的意见。

中国传统文人在欣赏书画作品时,常先赏印章,并以此识别书画家的学识与修养。一枚好的闲章,也于无声中展现了篆刻家和书画家水平的高低。“天道忌盈人贵知足”印语,核心意旨出自《菜根谭》。《菜根谭》中有句“事事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,便造物不能忌我,鬼神不能损我。若业必求满,功必求盈者,不生内变,必召外忧。”也有“做人贵四知:知足、知退、知恩、知畏。”多以哲言警句治闲章,于传统文人而言,在于修身,作用等同于座右铭。

同时代人的文字,记赵之谦一生窘迫,却知足常乐,豁达洒脱。撰此印语,可见赵之谦的志趣追求和人生态度。寥寥八字,更透着不俗。赵之谦曾作行书五言联:“不俗即仙骨,多情乃佛心。”对于“俗”,他是时刻警醒的。

回答为什么在沈树镛的私人信札中,会出现赵之谦的自用闲章呢?只有一种可能,沈树镛一定是太喜欢这枚印章了。这个心情,与我现在凝视着这方印拓时,当无二别。如此一观,我已知足。